

我为节日唱支歌

□杨力

劳动节前出差,我准备去火车站乘车。出门时,路灯还亮着,空气有些湿润。远远地,我就看见了环卫工人老陈。他正弯着腰,一下一下清扫着人行道。扫帚划过地面的“唰唰”声,像一首单调却动听的晨曲。

“陈师傅,早啊!”我笑着上前打招呼。老陈直起腰,摘下口罩,露出那张被风吹得黝黑的脸庞,微微一笑。我留意到他的手,粗糙得如同老树皮,手握扫帚的位置,竹柄早已被磨得光滑发亮。就是这双手,在无数个清晨,把落叶、纸屑、烟头一点点扫拢,装进垃圾车。寒冬腊月,手指冻得僵硬发僵,他依旧稳稳握着扫帚;盛夏酷暑,汗水顺着脸颊不停流淌,他依旧不紧不慢地清扫路面。

有一回闲聊得知,老陈已经干了快二十年,七千多个清晨。他清扫过的道路,连起来怕是从北京延伸到广州。街道上每一处坑洼、每一块井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个季

节落叶最多,哪个路口早晚人流量最大,他都了如指掌。这份平凡的工作,他做得认真细致,也做得有滋有味。

我坐上出租车前往车站。司机四十来岁,车开得平稳,车内整洁干净,座套是新换的,空气中透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香包,轻轻晃动。司机行车不急不躁,车速快慢有度。行至斑马线,总会提前减速,礼让行人。

一番交谈才知晓,他开出租车已有十五年。用他的话说,闭着眼睛都能摸清城里的大街小巷,哪个时段哪条路容易堵车,哪个路口红绿灯时长更久,他都了然于心。

不经意间,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手上。那双手,从容不迫地转动着方向盘,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沉稳。十五年光阴,几十万公里行程,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安把每一位乘客送达目的地。

车窗外,城市渐渐苏醒。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早已开工。他们头戴安全帽,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忙碌奔波。忙碌的身影,在晨光里显得格外高大。是他们,把一砖一瓦砌成高楼大厦;是他们,让这座城市一天天长高、扩容。

路过一处早餐摊,做早点的夫妻俩正忙得热火朝天。丈夫揉面,妻子包包子,动作麻利得让人目不暇接。他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备料,两双手沾满面粉,在案板上不停地揉、搓、捏、擀。包子出笼,热气腾腾。赶着上班的路人买上一份,咬上一口,满口鲜香。

火车站广场上,旅客步履匆匆。广场地面洁净如新,花坛里鲜花盛放,姹紫嫣红。我深知,这整洁美好的背后,有保洁员的辛勤清扫,有园艺师的精心打理,有安检员的严谨值守,有售票员的耐心解答……正是这些平凡的劳动者,维系着城市有序运转,让我们的生活便捷又舒心。

忽然想起了父亲。他是一名木匠,做了一辈子木工活。他的双手同样粗糙,布满老茧。他常说:“人呐,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力气用完了还能再有,手艺学到手,一辈子都是自己的。”他亲手做的家具结实耐用,家里的一张小木凳,历经几十年依旧完好无损。

这便是劳动者:默默无闻,踏实勤恳,用双手创造生活价值。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容颜或许渐渐被人淡忘,但他们的劳动成果,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劳动节,我想为所有劳动者唱一支赞歌。歌颂那双粗糙的、灵巧的、有力的、温柔的手;歌颂那些早出晚归、默默无闻的身影;歌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衣背;歌颂那些平凡却又伟大的岁月。

因为,每一位劳动者,都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你们的名字

□胡忠喜

在汗水风干之前
在骄阳为皮肤镀上古铜色之前
在月光把潮湿的纤绳拉紧之前
我还无法说出你们的名字
宛如桅杆,大树,抑或是
春风与火焰

但我不得不喊出你们的名字
因为汗水融汇着汗水
因为果实里有年复一年的
希望与种子
我要拉住你们粗糙的双手
写下:劳动者光荣!

五月的河流

(外一首)

□罗宗

五月的阳光如此慷慨
让我们以为时间
不过是垂在钓竿上的
那根透明的线

涟漪一圈圈刻着唱片
风从河面起身
调试它的唱针
灌制
崭新的主打歌

蜻蜓误以为自己是指挥家
尾尖点破水面
对岸有人收起了钓竿
整条河被拎了起来
一条鱼张了张嘴
吐出一串透明的音符

扁担

鸡叫头遍,竹子走出深山
被父亲一节节拿捏成一根扁担

不要看这静物内部
春雷刚刚滚过
两筐月光压上去
便有了山海奔赴的力量

父亲总是用沉默作答
关于重量如何在两端平衡
关于肩膀怎样长出新茧

早烟管一亮一亮,映在墙上
那根扁担,似乎从未曾放下重负
靠在门后,静静等待又一个
湿漉漉的黎明
那时,父亲会把它
从墙上轻轻摘下,像摘下
自己沉甸甸的一生

农家五月人倍忙

□石朋庆

五月是万物生长的好时节,也是农家最忙碌的日子。记得读小学时,学校总会在农忙时节放一个星期或十来天的农忙假。尽管那时不明白农忙假的意义,但那份欢喜雀跃,堪比如今休“五一”长假的兴奋。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写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簪食,童稚携壶浆……”这首诗生动描绘了乡村五月大人孩童抢收小麦的场景,读后如亲临其境。

我的老家在鄂东南山区。一人五月,正是抢收油菜籽、收割小麦,更是早稻插秧的农忙时节。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首《插秧诗》,既描摹了插秧实景,又蕴含生活哲理,让人读出插秧别样的境界。

“五一”长假,很多人奔赴全国各地景点游玩,我却选择回了一趟老家。这些年,老家大部分土地都已流转承包,但山边畈尾的农田不便机械化作业,只能靠人工插秧。虽说我已多年没干过插秧这类农活,却仍想亲身体验一番。更重要的是,大哥大嫂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两个侄子在外务工,一时难以赶回,我便想趁着假期回乡帮衬一把。

谁知真正下田插秧,我很快就被大哥“拢”住了。我比大哥小十岁,本以为体力占优,插秧速度、进度至少能和他不相上下。没想到他第一垄快要插到田边了,我还在田中间徘徊落后。

即便如此,我心里依旧十分畅快。这次短暂的插秧劳作,不仅让我过了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劳动节,更让我真切读懂了插秧诗里“退步原来是向前”的深意。

大嫂读书不多,却做得一手好菜。每次回老家,她都会为我们置办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农家饭菜。她知道我最爱吃腊鱼腊肉,每年都会特意多腌制一些,留到春节让我带回家。晚饭时分大嫂还为我和大哥温了一壶乡里土作坊自酿的老酒,醇香地道,丝毫不逊色于各类名酒。席间,我提起想吃腊鱼腊肉,大嫂却说,腊味放久了口感变差,不如吃新鲜时蔬。

我说,记得父母在世时,家里的腊鱼腊肉总要留到农忙时节,才舍得拿出来享用。大哥接过话头,如今生活富足,家里从不缺好菜。大哥年轻时读过不少诗书,一边饮酒一边随口吟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我举杯与大哥一碰,笑着说:我可不是客人。话音落罢,二人相视一笑。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月的日渐渐趋炽热,乡野田野也随之热闹起来。农人在田间弯腰除草、插秧、施肥,抢收抢种,任凭风吹雨淋,烈日暴晒。只为春种一株苗,秋收粮满仓,所有辛劳忙碌,都自有价值与期许。



最好的礼物是“一起”

□瞿杨生

“五一”前几天,儿子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问:“爸爸,你要送我什么礼物?”我想起了想,列出清单:游乐场门票、新款乐高、露营帐篷。他挨个摇头,最后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就不能好好待在一起吗?”我愣了一下。原来在他心里,游乐场的过山车不算礼物,乐高积木搭的城堡也不算,唯独陪着他的我,才算。

假期第一天,我们去了游乐场。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孩子想坐的过山车却临时检修。他蹲在栏杆边,看着工人忙碌检修,足足看了二十分钟。他说:“那个叔叔好厉害,把过山车修好了。”我忽然觉得,排队两个小时里,他依偎在我肩头的那份亲昵,比任何游乐项目的门票都珍贵。

我们买了两支冰淇淋。刚拿到手,天气酷热难耐,奶油顺着蛋筒往下淌。孩子慌忙去舔,奶油沾到了鼻尖;我忙着帮他擦拭,却蹭到了自己的袖口。最后两人相视一眼,他忍不住笑出声,我也跟着笑了。路过的一位老太太打趣道:“这冰淇淋吃得像打仗。”儿子立马接话:“是打赢

了!”那个黏糊糊的午后,衣服上洗不掉的草莓渍,成了这个假期最鲜活的印记。

黄昏踏上归途,孩子走不动了,趴在路边栏杆上赖着不肯挪步。我蹲下身,他熟门熟路地爬上我的后背。沉甸甸的小身子伏在肩头,温热的气息拂在我的脖颈,均匀又柔和,像一只小小的暖水袋。隔着薄薄的T恤,能清晰感受到他扑通扑通的心跳,比任何钟表都规律。恍然想起,他刚出生时,也是这样贴着我的胸口安睡。一晃数年,背上的分量变了,依偎的呼吸节奏,却始终未变。

到家时天色已暗。我把他安顿在床上盖好被子,独自坐在床边揉着发酸的腰。腰背的酸胀是真切的,心底却满是柔软。我不禁自问,今天究竟做了什么?排队、吃冰淇淋、背着他走路,没有一件称得上轰轰烈烈、精彩纷呈。睡前他搂着我的脖子轻声说:“爸爸,今天真好。”他用的不是“好玩”,而是“真好”。我问他好在哪里,他认真地说:“因为我一直陪着我呀。”

他睡着后,我没有立刻离开。月光

从窗帘缝隙透进来,轻轻洒在他脸上,鼻翼微微颤动。往事涌上心头,他更小的时候,每晚都要我哼着歌谣才肯入睡。如今那些歌谣,他早已不再需要,可“我陪在身边”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嫌弃过。原来何为陪伴,孩子从小就在悄悄教我。

想起去年“五一”,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你陪我去楼下荡秋千吧。”那天我们荡了许久的秋千,他一遍遍让我推高一点、再高一点,清脆的笑声,惊飞了树上休憩的麻雀。没有精致包装,没有价格标签,却那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劳动节。

五天假期转瞬结束,送他返校时,他回头朝我挥着手叮嘱:“晚上还要‘一起’哦。”我笑着点头。原来最好的礼物从不需要包装,它藏在你放下手机的那一刻,藏在你蹲下身平视他眼眸的那一刻,藏在你温柔应下“好,我陪你”的那一刻。“五一”假期只有五天,但“陪伴”可以化作一个长久的动词,融进每个周末、每个晚饭后的散步,融进每一个平凡的黄昏,岁岁年年,他都在身边。

